



2013年杨武能获得的歌德金质奖章。

杨武能的成名作是歌德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托马斯·曼的《魔山》则是他最满意的代表作。他一路从重庆仙女山走到了欧洲的阿尔卑斯，75岁时获得歌德金质奖章，那是研究歌德以及德语文学人心目中的“珠穆朗玛峰”；80岁时直抵中国翻译界最高奖——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

《杨武能译德语文学经典》一套22册年底出齐 “巴蜀译翁”杨武能： 花60年做文学翻译的人，以后不会有了



发表杨武能译作的《世界文学》杂志。



2018年，杨武能获得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



2004年，杨武能任欧洲译协驻会翻译家。

山，对于一个重庆人来说，从来不是高不可攀、无法逾越的。习惯了爬坡上坎的他们，山意味着只是一级又一级的台阶。向上，向上，是山塑造了重庆人坚韧的性格。

著名翻译家杨武能1938年生于重庆，与山有缘分。

他的老家在重庆武隆仙女山，即便是现在，每年夏天他都会回到山里居住，仰望大山；他成名于成都锦江畔，享受着天府文化的浸润，但在那之前，他在位于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大学工作和居住多年，家就安在歌乐山上。除了现实中的山，他心里还有一座“看不见的山”《魔山》，是他最满意的代表作之一。

近日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杨武能译德语文学经典》第二辑9本作品面世，用杨武能自己的话来说就是“一个重要节点”。4月13日，在重庆图书馆“巴蜀译翁文献馆”里，面对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，杨武能开口聊起了他生命中那些重要的“山”。

“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人再去做了”

“虽然是你来采访我，但是我今天想反客为主……”85岁高龄的杨武能精神不错，招呼着工作人员摆小桌、整理背景板——当然，最重要的一项是带着大家看看他的“巴蜀译翁文献馆”里面的馆藏。

仔细看完整个文献馆，有两样东西让人印象深刻。2013年杨武能获得的一枚歌德金质奖章，那是世界歌德研究领域的“最高奖励和荣誉”，是研究歌德以及德语文学人心目中的“珠穆朗玛峰”。杨武能是历史上首位获得该奖章的中国人。但它被放置的位置却并不显眼，真正显眼的是书，一个个巨大展柜中，不同版本、不同时期杨武能的译作。

“这里应该目前收藏我的翻译版本最多的地方了，具体我出了多少个版本，我也记不清了。”杨武能说。

不过，“巴蜀译翁文献馆”的藏书在最近又得到了极大的增加，商务印书馆的《杨武能译德语文学经典》第二辑9册作品刚刚寄到，加上年初收到的第一辑6册，目前已经有15册面世，到今年年底还将出版第三辑也就是最

后一辑7册。一套22册的翻译作品，不仅是杨武能生命中的一座高峰，也是中国翻译界一座很难逾越的山峰。“2003年我出版了一个译文集共11卷，已经是中国活着的翻译家册数最多的译文集。这一次从11卷到22卷，多了整整一倍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。为什么后无来者？现在纸质书正在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，以后不会有那么多人像我一样花60年的时间来做文学翻译。这是一个很吃力不讨好的事儿，是一个很笨的事儿，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人再去做了。”杨武能说。

“幸好找到了学外语、做文学翻译的道路”

杨武能的翻译生涯始于重庆歌乐山。

中学时期，他想当一名电气工程师，结果被查出先天色弱，不能学理工只能学文科；高中时想去当音乐家，后来参与选调考试，杨武能才知道自己与专业之间的差距：“从此，我就对学音乐失望了，不过幸好找到了学外语、做文学翻译的道路。”

1956年秋，杨武能进入四川外国语大学前身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，凭着在高中学过一学年俄语打下的底子，他一年便学完两年的课程，跳了级。后来，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破裂，全国俄语人才过剩，杨武能只能“改道”，转学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大学读德国语言文学。

真正把杨武能领上文学翻译道路的，是他在南大的老师叶逢植。在叶逢植的建议下，两人合译，向《世界文学》投稿。

“你知道《世界文学》的背景吗？”杨武能问记者，“它由鲁迅先生创刊，当时的主编是茅盾，季羨林、冯至都是编委，能够在上面发习作、发翻译作品，并不简单。好多大学老师一两年也发不了一篇，而我，一个大学生，一年发了三篇。”

直到现在，杨武能还记得自己发表的三篇作品的名字：“一则是莱辛的寓言，然后是亨利·曼的《格利琴》，还有一篇是跟老师合译的作品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这三篇文章对我太重要了。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翻译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等，都是因为我有在《世界文学》上发表文章的底子。”

“我不是傅雷，我是巴蜀译翁，巴蜀译翁！”

说到译作，傅雷绝对是中国翻译家中的一座高山。如果一个翻译家在自己的领域做得好，人们就会称其为“某某界傅雷”。

杨武能就被称作“德语界傅雷”。对于这个称呼，他不服气。杨武能有个长达40页的PPT，第一页就是斗大的几个字：

“我不是傅雷，我是巴蜀译翁，巴蜀译翁！”

“之前有人写，说我要超过傅雷。我觉得那样写不好。”杨武能说，“傅雷先生是我的榜样，但是我要不要超过、能不能超过、可不可以超过？显然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榜样作为自己的天花板，不能因此我就不得越雷池一步，至于我能不能超越，那要看成果。”

让杨武能有底气的一个原因，是翻译家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愈发丰富，创造力也会越来越强。他说：“我跟傅雷先生不一样，很重要的是我生活在新时代，条件比他那个时代好得多得多。比他多活几十年。那几十年不是白活的。”

杨武能交往了众多的“泰山北斗”。在“巴蜀译翁文献馆”里，有他与钱钟书往来的书信，“巴蜀译翁文献馆”的牌匾是马识途手书的；他的朋友圈还包括翻译大家冯至和戈宝权，老舍的三女儿、翻译家舒雨是他的挚友；在德国时，他还曾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《但泽三部曲》的作者君特·格拉斯会面……这些人都在杨武能攀登翻译这座高峰时，给予过他鼓励和帮助，让他万分感念。

“勇敢的攀登者啊，请你入《魔山》”

杨武能研究歌德，成名作是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但是托马斯·曼的《魔山》在他的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前几年，B站拍过一个纪录片《但是还有书籍2》，杨武能就出现在其中一集里。他推荐了《魔山》，此书随即脱销。杨武能当时翻译这部作品的地方是四川外国语大学山上的职工楼，年轻人爬都觉得累。拍摄那天，80多岁的杨老执意要自己爬上去。

只因为是《魔山》。

在他的家乡武隆仙女山，还有座巴蜀译翁亭。亭子的楹联上，写着他曾经翻译过的四部作品的名字，其中就有《魔山》。

《魔山》长达70万字，通过大学生汉斯在一所肺病疗养院的7年生活，呈现了欧洲当时的各种思潮，跨越精神分析、生理学、解剖学等领域，是翻译家既渴望又畏惧的精神高山，杨武能偏偏就闯了进去。

《魔山》里面那些医学词汇，他可不陌生：大学毕业前一年，他患上了肺结核：“书里说的那些症状我都了解，刚好为我翻译这本书创造了条件。”

他甚至在《魔山》首版与他人合译的作品出版20多年后，又重新以个人的身份再译了一次，对于《魔山》的偏爱可见一斑。

在为读者签书时，看到对方拿着的是一本《魔山》，他毫不犹豫地写下：“勇敢的攀登者啊，请你入《魔山》。”

“山很高，几百级阶梯，你不走到底吗？不行！”

杨武能这辈子，走过了很多的山路，一路从仙女山走到了阿尔卑斯；也越过了翻译界的重重高山，直抵中国翻译界最高奖——80岁那年，他获得了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高兴之余，他为自己取了个雅号“巴蜀译翁”。他坦言，是为了感恩生于重庆，也感谢浸润他成长的四川。

实际上，能够支撑他成为翻译家的，是那一份来自骨子里的执着。

“山很高，几百级阶梯，你不走到底吗？走到一半就坐下来不走了嘛？不行！我就是这种性格。所以今天走到了80多岁，我还在干事儿。”杨武能说，“不过，最近我准备要淡出了，要退出了。要翻的（书）我都翻了，那些没有去翻的，都交给后来人。”

退休后的杨武能虽然没有翻译，但是还有音乐。谁能想到儒雅的杨老最喜欢的是摇滚乐，是《潇洒走一回》，是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这是他的保留曲目，还是用俄语唱的。

如果没有成为德语翻译家，他应该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俄语翻译吧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喻言 罗惟巍